湖海文傳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

答梁野石書　王太岳

使至辱惠書循覽再三嘅若復面中間云云僕既於交舊中粗聞之矣人事乖迕生斯世者皆所不免無足深怪獨念足下雅負剛簡不耐細碎兼嘗有上氣疾便恐因此損其和粹比奉懷之作實欲布其區區以寛譬左右一見故當意喻也柴桑之志雅懷高識良所欽歎僕亦夙抱此慕而平生未嘗敢以勸人何者既嬰世網進退皆非我有積十數寒暑之圖計而不能得之於今即今之所冀於異日者其又可指必耶聖賢之學無入而不自得而古之畸人逸士亦曰隨緣曰任

遁假使竟不如此亦有何術可以施其恢詭變幻以自逃於此世者耶嘗笑莊周著書寓言於逍遙齊物而深有戒於躍冶不祥之金由今觀之既已爲金矣縱欲躍冶又將能乎此正所謂未始藏其狂言者也韓子云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此非獨爲求進取者言之也至於出入進退小大之遇無不如此夫以不可必去之身而時時有不安於所處之意則其躁急怫鬱將有不可以一朝居者矣既於定命無分毫之假易而徒使其身摧藏顛踣以類於世之怨天尤人者之爲此賢智者所不出也若夫冲退之意難進易退之節則古之君子無不由此但當常自儆校時時求爲可去之計則甚易耳其他齟齬蓋可一笑置之矣世之好以橫逆加人者亦未必遽有以大害於人不過自爲無禮不仁而已然

而有識之士因是以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則是彼之自處於非計而其所以與我者固已甚厚甚厚也足下將又拒其厚而幾其薄乎狂夫之言惟足下裁察

答羅泰初書　王太岳

泰初足下僕頃者嘗一至京華矣顚躓無狀忽如夢遊其於朋親暱好十年聚散之感固未解於百一也足下視諸公過從最數然自擬于歡笑之外世間一切不復措心至於暄凉勞苦之辭亦皆省略僕固已奇足下矣郊關祖送不免隨俗作惘然之色別酒旣斟俯仰身世亦嘗布其區區以瀆垂別之聽然而心之所欲效於左右者猶未可以卒然盡也違離之後顧瞻已遠人事牽率久不上問忽枉來教累十數幅感念今昔叙述交舊一時宦學追從之侶並得詳聞動定慰此

遠想而足下獨見憤然有意於古良史之業博考典物總齊異同畧論世之元覽窮詞事之軌躅時於其閒忍飢微吟與二三友生相爲唱歎益優哉游哉可以濟然自足於人境之內者矣至其爲書紓餘縱蕩支條布分清詞俊句絡繹間起僕諷翫讚繹怳然有以見足下詣力之神變用心之勤至向之所欲進其無窮之言者求之足下而固已無所不具古人所歎相從二十年恨知之不盡者正如此耳伏惟足下以聰明絕特之資灼知古今文字利病之故不敢苟爲藻耀與時俗爭造次之短長而常托於依隱沉晦以自廣其蓄蘊此誠足下之高致也疎外之人不察此指輒有擬議疑於所謂三年不鳴者今鳴矣其文采足以警發憒憒其精神足以貫徹金石使一時士友亟得曉然於足下之所以自立與僕之求

嘗妄有交與因以慰吾嘗想望之心而増壯其氣勢僕所爲顛倒囂嘷至於忘寐者也獨其中間論文之言於僕益見推精而過自挹損若惟恐僕意有所不足示欲相避匿者此實足下之過計也僕少無遠謀獨好文墨毎覽篇籍忽似有得輒亦妄意纂述而饑疲愁憂坐耗歲月迄於無成往居輦下文物蔚萃所與往來談議皆一時豪賢僕方年事盛壯心思銳精嘗不能以此時有所論著名當時而貽後世今去國滋久形神變衰素業紛放昧昧焉貿之與居施施焉傖楚之與遊而欲伸毫弄墨以誇於誰何之人亦見其好勞而不知恥矣昔通人邵荀慈有言偶者文章亦自娛彼誠以媒衒爲醜行謂得失爲可忘僕誠闇陋竊附斯義焉有五十老女憔悴不嫁一旦懷香握澤與鄰婦較其妍媸者哉足下休矣益

進問學以究遠業自詩書以來作者甚衆惟所頡頏無有不可如僕等輩誠不足道足下無徂於所狎自局促也積懷之久臨紙不覺縷縷惟吾友垂察焉

答李少鶴書　　秦瀛

不得足下書數年矣比者辱承惠問並見貽七言古一首諄諄以治行相勗足下之意以國家設民牧將以養民而顧殘虐之是非以養民適以賊民足下是言直仁者之言古人所謂慈惠之師也僕自出外爲監司監司任重而權輕刀筆筐篋監司無專責而獄訟人命之案牘倉儲之羸縮實與郡守分任其過故曰任重監司之上有督撫督撫之信監司不如其信藩臬監司之下有守令州縣之畏監司并不如其畏郡守監司欲有所爲上與下多掣其肘而不能行故曰權輕僕

之爲監司也竭吾之心盡吾之力而是非毀譽悉聽之人而已矣浙右濱海郡縣盜風未戢僕向權臬事平反者數獄蓋近年如閩省洋盜歲殺八九百人其中大半良民充數僕誠不敢失其本心以良民爲盜吾友王惕甫有言民之見獲於盜者不必殺而見獲於官者無不殺是驅之爲盜耳痛哉斯言也邊徼少詩人足下在彼如柳子厚之在柳州其士民得所指授皆能爲詩夫溫柔敦厚詩教也足下以易直子良之心發而爲詩而學於足下者亦猶悅懌乎其心和其志以庶幾乎風人之旨是足下之教即足下之所以爲政矣僕上年頻遭骨肉之戚懷抱殊惡草草布意不盡欲言

答李石農書　　秦瀛

石農執事昨得執事書伏悉執事受事以來勞心政事而以

濱海多盜慨慨然念及於靖盜之原與夫吏治之得失吾不知執事之治於古何如而執事之言則誠古人之用心也僕嘗謂海盜之患固在夷匪閩匪尤在土盜蓋夷匪閩匪出沒重洋其所至島嶼輙藉土盜爲之接引土盜既與海盜遥在陸則爲民在洋則爲盜乘便劫掠無所顧忌夷匪等隨風往來猶有時竄逸土盜之在陸者無時而去愈積愈多比年以年歲豐稔盜尚不戢設遇凶荒饑饉其害更烈此時惟有設保甲嚴戒備而盜終處其不可得盡者何也蓋吏治之得失實與盜賊相因而盜賊之多則所以養之教之者無其具也教之者何國家衆士於學校而又設爲鄉約之法以訓其野處之民朔望講肄實與吾民相親相睦俾其民父以勸子兄以勸弟各勉於爲善是以民皆知禮畏法而不至於爲惡今

者未始無學校也科舉焉而已未始不行鄉約也具文焉而已有司視其下如塗人既無相親相暱之義由是士不知學民無所勸遂日扞文網而不自知養之者何富民元氣也務思所以保全之而富者長富貧民窮而無告者也務思所以賙䘏之而貧者不至於死今則有司於正供之外且不能無取於富民而富者貧矣貧民本不能無藉於富民富民貧則貧者無所藉而貧民更貧矣民既囂然失其樂生之心而其可以倖生者轉可求緩須臾無死即柔弱之民且不免去而為非況濱海郡縣民俗素稱獷悍者哉且夫吏治得則民自不為盜吏治失則既驅之為盜雖欲靖盜而無繇執事今日講求吏治誠得矣然執事有治之具而無治之權則亦不可得治夫執事監司也監司為 朝廷大吏而積習相沿久要

厥職故同僚則蕭與梟各專其務屬吏則郡與縣互制其肘刑名錢穀但受處分報聞焉而已今執事雖早作夜思銳意振作冀欲有所設施其如下之不應何執事將何道以處此

答大理遯庵兄書　王鳴韶

族孫叔華歸展賜書慰問殷勤獎許踰分以村野之人尙邀當代名公垂念驚喜之私感愧交併伏惟大兄位望隆重學問深醇更於人海之中能爲講學論文之事雅意高情洋州新城之後一人而已舊歲於西莊齋頭讀公滇蜀諸作句奇語重才情雄肆方欲鑄金事之而從未敢通尺素於左右者以某十餘年來景況落寞心思散亂記性日減老將知而耄及自分爲無用之人何復以荒陋之詞塵穢視聽如媸母之遇明鏡則不敢照形耳至二十年前追隨文酒之跡固往

求於心未嘗去雖非遂昏愚冥頑而無一紙登于記室也承
過許以嘉定四先生爲法此私心所希慕久矣但以資質庸
下賦性頽散經史之學見西莊竹汀兩先生如酌海水而不
能測其深廣則廢然而返于是思爲空空之言聊以耗壯心
銷餘年但文章之家必貫徹於五經四子之書漢儒之根柢
宋儒之理趣非知其意則其言有物而非苟作也前之四先
生及近之若隱樸村蒙泉皆然其固不能已近益自反而無
所得益自頽廢而不敢爲行與草木同腐復何能仰附鄉先
生之後乎伏讀大兄矜其愚蒙示以門徑則鄙人不終自棄
之日皆公所賜也承詢嘉定故舊敝陳其近況毀揄爲兒子
嗣學妻父今夏子婦以失於調養遂致不起其失佳子婦毀
揄亦喪其愛女極爲傷情然詩境益近自然散體更雄健有

法矣協君近以與聞他人事詿誤詩則守沈文慤家風不變學淵於經史小學及理數皆能探討文亦樸實老當此吾黨之畏友也餘子中之尤佳者有金劉揚名曰追專攻經學頗有所得竹汀先生之弟名大昭字宏嗣者工於小學且善考據少年中能詞賦者則前歲選貢生金君慰祖也至錢君獻之則向在京師定邀偵識矣

答陳繹堂書　魯九皋

辱承手書示以謹慎文字俾勿爲人作詩文集序者非愛我之至安得聞此言不獨感激靡已亦當銘勒於中而不忘者也某迂拘鄙拙足跡未嘗及遠交遊不出里巷雖以庚寅恭逢　恩科幸獲鄉舉明年辛卯會試成進士循例　見歸部銓選後以老親年高遄歸子舍自始至京師及歸里中間僅

三閱月即同譜諸君子匆匆公所一會未遑私謁談讌歸來
六七月益閉戶株守屈指生平知交不過數人大抵以朴訥
質實相勗勉未嘗致有謗訕聲氣標榜名譽之心故雖嘗謬
習爲古文辭而序記之體絕少荒村寂寞名流無由而至近
日新著作未嘗一得寓目自無緣爲之序論也而徑徑之性
自如習爲古文辭於古人之書獨好觀歐陽文忠曾文定二
集而尤心慕夫文定公以爲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蓋詩書之
遺也繼之則樂觀虞文靖公學古錄楊文貞公東里集歸太
僕震川集其他雖柳子厚王荆公蘇氏三父子之文每一展
觀輒覺其峭岸鑱刻不槩於心至於明中晚以後諸名家文
字偶一寓目中心即有所梗因遂廢棄不觀蓋亦性之所近
不能強也故雖嘗好購集古書而自明中晚以後書竟無有

爲近年來念區區此身雖迂拘鄙拙不適於用顧已仰蒙
天恩 賜以出身行當出而作吏日思所以克其厥職報効
國家者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律例諸書及成案條例各
集仰見我 朝深仁厚澤垂爲 憲典所以承天之道以治
人之情者精詳周密朝夕體玩雖有他書未遑及焉其或因
鄉里親朋之求作應酬文字亦稽經諏律務求不倍
聖化此某近日讀書作文之大較也凡此皆執事素所稔知
所以縷述者以愛我深切久不相見用以慰相念之深衷耳
雖然某僻處荒村寡所聞見深懼過行日積尙望時賜德音
教我不逮是所幸也

與同年周靜涵書　　魯九皋

仲春接封明府發到手書函啟而讀之恍如空谷之聞足音

其害不可爲量也細繹書辭雖謙冲抑退而學問之富恣溢紙墨至其所謂書卷之外別有事在而欲舉古今事蹟前賢議論與同志講切而推行之其言又未嘗不與鄙衷深相契合也某不肖僻處荒村見聞淺陋家鮮藏書然涉獵剽竊之餘竊於亭林一家之言極服膺焉嘗推而論之以爲　朝廷設科以取天下士三年大比試之經義論策以觀其所學士誠克稱乎其選豈不爲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哉患在取之者太恕而應之者不以其實故雖後生小子未嘗問學亦汲汲懷躁進僥倖之心人才是以不古若也又嘗服膺歸震川之論以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精其次亦能達於治體而通於當世之務以施於爲政竊欲與二三同志時講習焉顧貧力短淺又荒

村之中言之無聽唱之無和嗟此頹廢徒以空疎不學之身
妄希古人有用之業殊自愧已客夏聞二雲得入四庫館中
後閱邸抄乃知足下同與茲選比見茝畹與臺山書爲述足
下自館中寓書極陳所見藏書之富友朋講論之樂僉之神
往伏以足下平日本勤學強識之士今更讀秘書而又日與
一時賢豪游其胸中所蓄積將來又寧可涯量耶某自揣鈍
拙固不敢以博涉爲事然念若得相從時聞諸君子議論亦
庶幾稍攄其固陋之胸而老親衰邁不敢遠遊翹企之私日
切於懷而已二雲來得再書均此致意山館課讀輒私擬策
問時與學者肄習錄請教益惟足下二雲指其得失焉

與韓公復書　　郗九皐

公復四兄先生足下某庸陋行能不足比似於中人徒以少

郷文字之好過蒙師友獎借以是不見棄於海內君子昨歲羅君臺山以書來曰山東韓公復閩懷庭蘇州彭允初汪大紳此四子者愛君之文皆雅知君顧君未之知也又曰公復作令來安卓然舉靈壽之政懷庭一為考功以抗直不合而歸裝復自念生居僻壤局促里閭未嘗一挹四君子之輝光而四君子猥以臺山之故過相愛重豈誠觀其所與遂有以信其人耶抑偶見其文遂有以推見其心耶其時方借計吏北行竊欲假道來安一觀賢者之所設施因而進叩其內之所存已又側聞足下偶被吏議計必至京師向此正可朝夕相聚矣比某入京訪問足下蹤跡竟未有知之者而論及懷庭則已為古人矣秋間南還過姑蘇進訪彭君允初始悉足下之所以治來安者師古之道而不戾於時又進讀足下之

文粹而和切實而不夸則益恨不得一見足下相與各出其胷中之所有而共商所處也已又念四君子者慢庭則既不可見矣足下方飄然歸田優游文史而又遠處海濱老親在堂既不得遠遊相訪而某之鄉足下又無緣而至迢迢數千里徒相望於山巔水涯之間與允初處亦第三月入紳則時方秋試亦第讀其文而未見其人是則某幸爲四君子所知而亦不敢自謂不知四君子者相見之難如此存沒離合之感其能不日切於中耶竊以某之文四君子者其前既於亹山處得見之矣四君子之文某亦於允初處得讀其一二而某尤服膺足下之文蓋某爲文受學於朱梅崖先生梅崖先生之教學者數稱歐陽子進介甫之言以爲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要在取其自然耳某方日勉焉而竊觀足下之文有

合於此是以尤服膺不置也況足下以淵博之學又閱歷於仕宦者久其識愈老其才愈銳以是而爲文豈猶夫人之爲文者耶惜乎某不得一見足下而盡讀其文也既不得盡讀足下之文則其想望無已之心益懸懸焉雖限於數千里之遠不能不自攄鄙誠冀足下之有以益我也某之文爲梅崖先生所評定者將八十篇家無鈔胥不能錄寄謹錄近作二十首就正其所以自處者頗具其中惟足下詳覽而訓之焉足下之文亦望輯其精要寄我

與崔瘦生書

洪亮吉

瘦生足下昨擲屐過訪足下已遊吳門過梅里有帆東飛悵望不及屈指歸棹尚無期日高閣兩坐益難爲懷整理故書因得足下南游之詩鄂渚之札諷誦往復詞旨悱惻不報足

下久矣足下得無恨乎然僕與足下形跡意親貌遠神近前在絕域尚時時貢夢左右況今得暫同里閈乎足下此歸寄居客親之所僕不喜諸人足下所知也然僕亦有性所樂者嘗以為黃金可求難者素友白璧尚碎何況浮生故每逢良遊或值勝侶覽畫不足繼之以夜又遭罹憂患悟徹生死妻子田宅均非挂懷惟遇一竹一石一花一草苟有賞心之境肯存沒世之想況春社以後上巳以前江南水鄉景光尚麗花始破萼芻皆出巢天浮淺青水作深綠梨桃萬樹紅白競放蘚麥百畦青黃雜鋪時時獨行故擾野鵲徃徃高詠多穿白雲或颿遊知舊縱眺幽遠行章攜壺句挂深廚埜老布席偏踹曲波摩崖花朝明晛寒食溪魚煮絲閑銜鋤青酒白風簾疏紅雲徑當午讀史凌晨注經攜朋口昃語鬼宵半窮書

夜之觀極淋漓之致其樂庶可以忘死乎頃歸田以來被服粗陋惟於滋味尚不諡忘然而霜前新膾人効其方雨後折巾世傳爲法旁至廛市兒童隨之伺其語言競相傳播則亦不知其何意也自念身歷九死足蹈百險而筋力尚健神明不衰徒步之遊尚可百里又回顧同輩年齒相若尚有應童子試者而僕轉憶疇昔已忝擢上第回翔禁林出則握節方州入則侍經帷幄雖年未至老人皆以輩行尊之且少躭訓詁粗識陰陽執贄之驚盈於軒墀問奇之酒充於庭棟訪竹別墅多留劇飲尋花東鄰咸喜過蹔雖灑埽應對教非西河而磨礲切磋士半北面亦何幸哉亦何幸哉伏念前之所歎者生平好遊宇內靈境十祇踐七以爲當待之來世耳昨歲忽發狂愚當斷腰領

聖恩高厚宥之以遣單車疲羸即日上道有司不知敦迫萬狀遂以十二月六日北出嘉峪關奚奴脫逃死友決別長城以外復判人鬼天地改色星日不曜積雪百丈流沙萬里汗血之馬兩斃於道僅抵戍所沙同海飛冰與天接又或怪火四出燒雲皆紅狂風歷時衝斗盡黑龍蜈成陣飛如猿猱山魈出遊勢挾風雨念所不到目能逢之雖堅志奇冒未及此顧肩背所荷戈猶未遍赦書星馳已過百驛天地之德厚矣日月之照普矣行路感泣又況身受者乃一出一入里歷三萬顛而復起僵而復活者正不計數然宇宙荒遠之態八世詭愕之境無怪不搜無險不涉乃得稍弛負儋歸臥林壑資朋驚呼妻子雲湧百日之後神理始定欲求良工圖所經歷午枕初斷發成臥遊符魂不霄向依關塞杜門首過沒齒戴

德服卽約束子弟課以耕讀冀同齊民時納井稅期於未死之日不辱　國恩寬恕之餘無忝生我願斯足矣嗟乎自非親愛如足下者亦何致剖肺附出心曲以相示哉足下哲昆二人亦舊相識仲爲婚姻伯則同歲然皆馳驅　皇路雅志用世束帶終日屢嫌其疲文書滿前手倦於寫與僕雅趣不同亦各行其志也獨足下既精楷書不事科舉終日靜坐時而讀書陳編朽腐輒得奇趣又性非泛愛交必擇人如僕之外投分絕少每與相對輒至歷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僕之所絕心折者僕又何慊於足下哉俟足下歸何欲綜生平所著書其旨趣意向有子弟所不及知者一一告之足下庶後世知其本末耳穀雨既屆庭花亂開歸期若遲恐值風雨

致孫編修淵如書　程　敦

秦上秦漢瓦文一卷乃敎近所著錄者以成書太速攷訂未免譌漏幸爲檢正之敎爲此書附諸小學之末竊謂非他金石文字所能比數蓋秦漢篆文留於今者絕少許氏說文解字序所列秦書八體有小篆摹印隸佐而外其他不可得聞今茲所存雖不知爲何人作要是寫書之遺亦頗有鳥蟲之屬得贍八體大略又說文所錄但取正文斯則一字之變多至數十是爲宮闕所施不同鄉里僞造已參錯若此殊非古書同文之旨此馬文淵所以上書許叔重所以論定也然存此於今足以覘一代風尙所趨而於說字解經不無裨助至元武朱鳥等瓦可以明古行陳旌旗所繪而朱鳥之象說者未有明文觀此始知爲鷙捷之鳥若鷹隼之類夫自昔傳注之學得於意度者恆不若目擊其物爲明確以鄭康成之精

舒而讀儀鸞爲姿訓鳳皇毛羽毿毿迨晉太康鄭青之獵田而其說遂定此古制流傳足寶貴也然則敦之者錄所關甚淺尠哉誠恐世人不察但以篆文爲觀美則流於翫物喪志或璵好事者相比擬斯失砥礪之指趣矣故於足下一發明之弁以質之任子田孫二雲王懷祖諸先生以爲然乎否也

與孫季逑書　洪亮吉

季逑足下日來用力何似禮吉三千里外每有遣逑手求握嘗心慨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纍有獨至也吾儕好尚既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畜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年甚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大賜之齒三十有四距强仕之日尚復六年上亦數度尺寸之効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

垂竹帛之聲傳姓名以撫懷生我術覽子桓之論日月逝於
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伏遊荒醉生
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弃也感此數語掩卷而悲弁日
而學文備力之服餘暑尙富疏嬾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
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攜素冊以到枕衣上落耽多而不
嫌凝塵肎冠日以積寸非門外入剌巷側遇車不知所處在
京邑之內所好介公卿之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
謂名士或懸心於貴執或役志於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已者
已失交或放情於博奕之趣畢命於花鳥之姸夢痒旣同歲
月其蠹若此指巧者之失也閒嘗自思使揚子雲移彼經之
術以媚世求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沈之思葬宏嗣合諸
史之長以毒恭求必充其國上遊而升亡漸潰之效二子者

取其所獨至而譏其所不能爲是猶耳飾以自喻亦惟敢告足下也

湖海文傳卷四十六

青浦王　昶德甫輯

碑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阮　元

粵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禪立都西北惟神禹之陟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則履巳西夷生薏苡于石紐江之原也憂民東教封葛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覆釜所藏登臨夢發金簡玉瑑出焉灑沈澹災底定者千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詔羣神誅後至者而大計其功黼黻已甚紱絻猶薄迄于今參耕之畝宛然非古之上塡歟然則月逾庚子年加申酉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修貢山川成書會稽畫名不著于

冊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爲南支萬里岷流指山陰爲歸宿古今遐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績必登茅山之巔成旅中興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漢書地里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已古我朝
列聖相承纘舊續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間幾勞太僕之駕焉
今嘉慶歲星次庚申
聖天子孝祀配天望秩維謹乃修階壇勤丹雘用承祀事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嚴堅盤鬱江海深阻維茲廟貌巍然鎮之錫精玉帛如來百城之訢馳塌風雲或降二龍之駕祁祁乎蒼水探穴于其初元圭塡德于其既固夏后氏神
聖之所發藏亦我

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

曰

浙為南江地隔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葬陵跡留樏

橇農不變徒樹不改列厥有原廟肇祀少康山川風雨日月

陰陽啓扶窆石棟抗梅梁聿新世室載啟元堂昴星孕珠舍

山輯玉瓶冕天容龍蛇古屋伯益奉經庚辰侍葦封並蒼梧

廟同嶽麓　龍飛五載障淮塞河錢塘楗石海無驚波新廟

奕奕南鎮峩峩神功

聖德今古若何禹祠遺法烏田修祀觴享金鼎符採玉筍浙

海訖聲登山刻字彼碑以文載之贔屭

重修錢塘西溪天曹廟碑　　厲鶚

杭郡西七十里有縣曰餘杭萬山環其郭大溪截其野溪源

自大滌東西徑天目諸峰積鱗睨天鬱幪雲霧吐溜泄瀑奔盪奇猛夏雨所會雷輥濤怒瀰原冒隰漂泊田舍錢唐西溪當餘杭下流鄰邑其墊鄰民其魚繼神生有漢熹平中求令茲邑乃度溪南地築塘以豬凡三十里西北建石牐以瀉於溪號曰南湖民懷其德立廟湖上後唐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而西溪民亦爲廟祀今俗所謂天曹神是也西溪俗以二月十五日爲神降日絃匏鐃吹綵旂金鞍導神行村落間鵲尾之爐鷓斑之香士女擊跽熛燎煙焰不絶於道與餘杭同蓋猶魏人置豹祀秦國思鄭渠二千年如一昔屈雖近巫官無關禁夫敝其始生而聚其樓托非其幽衛而撓其棟宇非神依人人妥神之意也雍正十三年春神降曰夢於蚔曰將新吾廟於是里耆老某某等奔走相告曰吾溪濟民藉神佑

旱禱而澍潦禜而縮疾禬而起况神有命集斤召鍰其長可
已乖暮月庭廡翼然丹碧爛然寓馬如蹀土偶如訶神俛覘
晝衣綃絺于朱龍黼帷中捍患之報不懈益虔禮也從兄鶡
居西溪來請記於鶡鶡惟鄮道元注水經於浙水下詳神防
水且有移築縣城之事歐陽永叔修唐書地里志於餘杭下
記歸珧開湖築隄道因神舊迹神之功德昭然簡策久而愈
光非故老傳聞之比弁以告後之嗣事神者神陳姓諱渾乃
爲之歌俾以迎享送神其辭曰
水瀰瀰兮山嶕嶢神朝遊郭文之宅兮暮泝尹公之湖上湖
月出兮下湖風飄蕭神之來兮吹洞簫下西溪兮極浦拜靈
媼兮茶戶竹掃壇兮花代舞潔玉几兮雲罍炎靈歇兮神享
恢斥鹵蕫尤兮陋汾臺駐于金堨兮千頃陂雨黃鶴兮翳我

思製雜爨門兮麗牲樹碑於鑯兮靈威無沴兮無饑昔畫綫兮今衮衣吁嗟命兮吾誰與歸

機神廟碑　厲鶚

古者蠶有先蠶爨有先炊牧有先牧嗇有先嗇蜡祭先代剏始之人以明報本之意所謂有功則祀者也杭於東南爲大府桑土饒沃筐篚織文之貢於是乎出　國家常以内務重臣董其事置局城西而萃工匠多家城東舊有機神廟地陋制陋隸於役者與自爲綃以鬻者率私錢拓而新之獨無表石之文不知神所緣起懼無以示將來答靈貺因謁記于予予惟機神不載祀典觀其爲器則有杼有軸有疌有㬺有榎樸有鹿盧有躡有綜佐之者有杓有梭有鑷有維車經一器而工聚焉冠帶衣履天下厥功甚大奇無神以主之淮南子

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以便其用高誘注云伯余黃帝臣也一曰伯余黃帝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伯余非黃帝可知且帝嘗製五兵製指南車製華蓋製六律六呂製九劍豈一手一足之烈哉上有敦敏之君斯下有神明之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物極於臣功歸于帝然則機有神非伯余莫屬矣考唐織染署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史記正義云河北織女三星主果蓏絲帛詩所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者是也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織女詣牽牛之說與乞巧俗類今廟象裒冕儼然無玉珈雲袿之飾與唐祀異稷之配殷人易柱而棄說者以爲禮之善變傳曰天道遠人道邇機神雖私祀殆合於禮而知修人道者歟今

聖天子躬勤儉以御世垂宵衣親澣濯虎旅龍驤之士皆衣大布神於斯時效職甚易而羣工匠之荷神庥者正未有艾乃詳其說俾鑱于石復爲之歌以樂神曰

神之降兮軒邱之廷易衣皮兮以締以經神之姿兮東城之宇司衮衣兮爲黻爲黼粲人五文兮帨氏萬縷貢何方兮及我兆庶練日兮辰良紛巾舞兮浩倡謳風靈雨兮澤我流黃湛清酤兮瑤席薦斯年兮享祀無斁

嵩庵書院碑　　陸燿

齊魯自伏生口授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迄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嵩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　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

識篤爲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于
盩厔類治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
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谷
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儼然
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甯人亦每以康成泰
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
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
記先生爲天下妄企妄覬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
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趣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
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謂不得爲聖人之徒歟
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

進册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薈宗所在講學遺址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慨予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頹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傳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非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偕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廷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閏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坐

稽巽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又得遁使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為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風勿摭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金川崇化屯新建慰忠祠碑　　姚令儀

惟　皇朝威德不遠四夷賓服金川地近西蜀雍正間命為安撫司恃險怙亂屢煩我兵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相繼叛逆

高宗純皇帝命將出師赴蜀討賊大軍西出汶川攻克資哩三十八年攻昔嶺軍次木果木營卒不戒為賊所乘將軍以下文武吏遝于弁卒三千餘人率身徇焉事聞

天子震悼贈卹有差卒命大臣犁其地諸臣死戰之志可無憾矣未果未地今既闢為新疆介處荒僻人迹絕至血膏于原骨雜沙礫烏鳶蔽天人畜踐藉天雨陰晦行道酸愴余觀察成綿時州同知王君登墀屯田崇化嘗檄其歛瘞之聚為其家繼譚君光祜以通判復權總理屯政余已晉官布政使因念

聖朝獎忠之典大臣道民之心而重思先王之所以祀夫勤事死者爰用廉俸屬於同知官廨之右建祠三楹春秋祭祀顏曰慰忠仍成都舊祠名也夫國家無事大臣宣德百職事奔走內外而已疆臣告警鋒鏑是覩不濟則死固臣職也然以其地遼隔中原數千里山川氣候朝夕無常子孫祭饗歲時不逮霜露既降其必有悽惻傷心椎泣飲涕者矣然則肅拜以致其誠宮宇以妥其靈神有憑依歲可怨恫必

能捍邊保黎以興　聖清永永無極銘曰

夷性險狡紀綱日傾旣虐我民又攻我兵

天子震怒上卿是征旌旗肅肅雷擊風行鯨鯢日戮往俘于

京山谷險阻毀我干城身隕名立德業以成凡百君子雖死

猶生冉驪洸微　王士維甯廟宇其崇黍稷其馨來享來格

保佑維宗

劉公祠碑　張遠覽

公姓劉氏諱伯驂字遇伯河間貢生以崇禎十一年爲西華

縣知縣時河南寇方熾公推德惠嚴守備夜親持刁斗督守

陴者左右進食麾之曰民困且死吾食不下也縣人皆感奮

以死自誓賊屢攻不利颺引去於是不敢窺西華者十四年

河南府陷李自成殺其帥自立爲闖王升以其衆掠汴以東

公聞卽遣妻翟恭太夫人歸縣人皆泣曰公不歸矣明年正月襄城陷賊遂攻西華公帶雙鞬握大刀登陴固守有勸降者立斬以殉賊怒驅其下爲十覆迭攻之數日援不至城遂陷公乃釋冑易朝服內印綬于懷北向望闕拜並遣拜太夫人自投井中死縣人葬之東門外嗣是公子福清來迎喪縣人號不肯許議爲之祠至我 朝康熙初去公死者三十年而福淸適爲鹿邑知縣西華人曰吾公之子也相率而省者不絕于道祠成于康熙八年祠舊有碑于公之始末殊未詳余故考述其事揭諸道左俾後人識之且系以銘曰

天以劉公賜我敝邑不先不後值事方蹙乃衣乃粥乃浚乃築旣惡旣屐斯歌斯祝狼嗥鴟嘯其來飆忽外援不至內計何屬北風蕭蕭鼓鼙寔寔流者人血哭者鬼聲公髮上冲公

氣上騰刀迅如霆矢集如蝟擊鼓其鏜百雉已傾脫我戎服
衣我朝衣洌彼雙泉臣之所歸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寄臣此
城臣致偷生臣力已竭皇照臣誠狂賊來殲臣目不瞑縣人
輿尸其哀孺孺公子來迎萬人是爭公仁我人我親公墳奔
走如雲作廟以祀生為國士死作國殤青松白楊忠魄是藏
樵採是禁俎豆是將神風靈雨芳馥滿堂其降洋洋衮衣繡
裳豈伊異人前令此邦

侍講彭止庵先生祠堂碑代張儀封作　蔣恭棐

康熙五十八年長洲縣翰林院侍講彭止庵先生以疾卒於
家又二年蘇之人士相與追放櫝楷愾想典型請祀先生於
學宮又一年先生嗣君正乾等始建先生專祠于長洲縣學
先聖廟之東偏明年遺書京師屬予文其麗牲之石余夙

仰慕先生及官於蘇廨先生嘗過從得聞先生講學之大指而親挹其道德之光容余被訐訟繫維揚先生襆被過視余詣郎訊所欲爲吳民請留余時甚余者耽耽虎視弗顧也余旣歸 恩復任卿貳與先生積不相聞先生之没余衋焉心傷顧未由致一辭於先生故於其嗣君之請誼不獲辭先生諱定求字勤止止庵其自號也世居蘇之長洲康熙丙辰舉會試第一 廷對復以第一人及第由修撰擢國子監司業晉侍讀先生之考仁儕先生號吳中醇儒先生少承庭訓耳擩目染於有宋諸子之遺書潛心而默識之於近世儒者尤得力於王文成高忠憲二公其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體認眞切洞見大原故其爲人志氣淸明德性堅定富貴榮利不足以動其心阨窮患難不足以摇其守蓋擬之前哲

羅念庵涇川泉庶幾髣髴駑鈍如余殆無以窺其所蘊之深
也早登大魁遭際 聖世迴翔館閣可坐致膴仕而先生年
未及艾引疾歸里杜門謝客耽味儒道其於天理人欲之介
辨之灼然而力行以漸至乎聖賢之域日有孳孳不暇外慕
視世之榮華小成直霄壤矣
聖祖南巡 召起校勘書局於揚州是時先生門人方秉
銓政亟引先生謂得一紙牒部即照現任推陞同事者力勸
之先生訖不應也其難進易退有如此居里中以綱常名教
爲己任遇公正發憤侃侃不少婉阿人皆嚴憚之至於表彰
先賢汲引後進則又惓惓惟恐其力之有不逮常補衣疏食
蕭然約素或有以輿馬傔從衒耀者望見先生輒搖手避去
此余之所及知也故因記先生之祠而論著之其他具見先

生門人王編修喆生所撰行狀中不復述後之聞先生之風者其亦將有頑者廉懦者立矣乎長洲縣學頽壞數十年先生通籍後倡以己財號呼勸募凡二十餘年而後潰於成以故卜先生之祠僉曰必於學祠之成依於宮牆既碩且安仰殿堂之崇閎俯泮池之幽潔先生之靈陟降於斯宜有徘徊不能去者歟乃爲迎享送神之辭俾歲款事祠下者歌以祀先生其辭曰

傅說之星兮凝精溯厥生兮應文明學追餘姚兮本以誠決金矢兮佩玉珩上帝命之居蓬瀛駟赤虬兮翔太清翩然下來兮思故城吳之山兮環翠葑之水兮折瓊烝嘗千禩兮依蘋蘩擥闠闔兮指層雲靈不少留兮迴城闉庭蕪色兮草藾壕綠波兮沄沄渚清風兮蘭茝芬長樹表兮坊吳人

明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忠懿徐公墓碑　秦瀛

順治乙酉　大淸兵南下江南非旣降其閒故明遺老抗志矢節知天命有歸斷脰捐軀以死殉國難者不可勝數嘉興寶摩徐公其一也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聖天子隆褒卹之典　詔勝朝殉難諸臣予專諡通諡入祠有差其得專諡者僅二十有六人而公赫然與其列諡忠懿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江南靑浦籍浙江嘉興縣人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主事例轉崇正初起補南京禮部郎中尋改吏部遷南京尚寶卿應天府府丞歷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罷歸嘉興城將破時公方居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開門納之越宿城破公服朝服自經死烏虖公在天啓朝椽人枋用屢以事牴牾被誣幾陷

不測烈皇帝御極起用爭鄭三俊之獄陳邊計又疏救言官姜埰熊開元以是得罪落職福王監國復召用力辭不復慷慨言七事格馬士英之封拒中貴田成輩之請旋罷斥而南都亦失矣嗟公平日剛方耿直侃侃然不屑爲媕婀骫骳之行其見危授命非僅以辦於倉猝者所能及也公墓在海寧龍山之原殉難後三十七年餘姚黃先生宗羲因其孫功燮之請爲公作神道碑所書公生平事蹟及生卒年月婚娶子嗣甚具見南雷文集中今公神道無是碑士大夫將別爲立碑于墓請余文記之余惟褒忠闡烈守斯土者之責也公之没已閱百數十年幸逢不諱之　勅予諡易名彪炳册府余旣素慕公之人又適爲監司是則表章公墓誠莫如余宜矣公無子初立爾穀爲子後又立姪臣爾穀國子生公旣殉節

死爾穀亦以事被逮死江衛例得謚譔請余文者海寧州學生查揆黃其事者海寧州貢生吳騫杭州府學生陳鱣仁和縣貢生張燮曾德清縣學生戚雲生國學生海鹽吳寧侯選縣丞仁和邵馥仁和縣學生姚淵海寧州學生馮念祖查有新鮑人駿國學生鮑能翔

重修畢氏先塋饗堂碑　張九鉞

唐畢氏自東平遷河南之偃師世有達人景公之治行忠義公之大節平章公之相業歷歷著於史冊忠義公塋在景山之北原圖譜燦然守戶猶數十家其裔孫在東南者繩繩振振至　國朝纓緌益盛今河南巡撫秋帆先生其裔孫也先生前開府西安時駐節塋下瞻拜揭碑以表顯其地爲史姓居處不便行所修治乾隆乙巳移節中州綏輯拊循歲以大

稔乃怵然曰渠荷
天子恩寵來治於鄉賴先靈庇蔭幸無隕越而邱隴近在咫尺原田湮佚烝嘗缺如追蹤之典未舉其曷以揚　國恩光泉壤於是出廉俸授邑令南皮湯君毓倬續以周垣樹之松栢以四千餘緡易史姓地復祀田之舊建饗祠三楹俾族姓奉祀罔勤灑埽是役也公省衣縮食而為之纖毫不以擾官民民大悅服丁未仲夏公閱兵東都遂以修謁祀之日積霖曀霽景物熙和籩豆几筵敬恪將事公瞻仰松楸潸然出涕邑民扶老挈幼環而觀者數千人皆感歎泣下九峨以是年冬襄修邑乘得拜墓下周覽形勢枕嵩室拱邙垂伊洛內縈太行長河襟帶於外實具雄深勝槩於時邑士民相率而言曰天佑邶氏使後興振起南邦節鉞故土崇封展祀焜燿山

川靈最逵公嘉猷嘉謨敷布十州以沾人之福祐我桑梓德
最厚修墓之舉不震我邱而聿成典最禮請爲文勒諸碑以
彰吾邑古今盛事者魏鄭公墓至壞而復之文潞公立先廟
於洛陽請制度祭器前史稱之其事皆近在數世如公之公
忠體　國不私其身而水源木本感惕於中尊本敬始義隆
自遠光前史所罕覯且忠義公效節於唐身食其報數十世
後公復出膺　昌期推誠宣力無忝厥祖茲之修墓教孝教
忠知捐軀殉難之臣猶能樹典代光榮也世子孫感激奮勉
其義至深且遠故不敢以弇陋辭謹順輿論民情樂觀厥成
之意紀其實於石匪獨邑之光亦使後世史官有所考采以

銘曰

崧高之靈昔生甫申絪縕袤延鍾於洛濱土戴之南屬山之

北惟唐畢氏鬱鬱佳宅廣平節烈彪炳日星常山睢陽平原
是衡光遠有耀更昌南裔蔚生我公奎文上第弼亮　皇朝
築功懋庸必復其始而亢其宗移節豫州書錦不居春秋霜
露念先人墟撫採雖蔡枌榆未表粲厥圖譜兆域可考丸丸
嘉樹我我義門有牆持拱爲房爲瀦饗堂有規豐碑有制秩
以置田祿以備祭器其祠維何松檟楨服不丹不堊儉以垂遠
其田維何守塚是耕粢稷雖薄惟德之馨覗旌龍節旟旐翩
翩自東都來以至於阡公制祝辭其文赫奕曰揚　君恩
曰紀祖烈公仰靈邱悽愴報酬清酹在罇脲胄在豆河嶽嵩
深戢錫之光公祠鄉人永承其慶世篤忠貞代生良弼勛諸
貞珉其言惟貫

湖海文傳卷四十八

青浦王　昶德甫輯

碑

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定劉公墓碑　于敏中

皇上乾隆元年將選魁艾閎碩之儒登用於廷乃親試博學宏辭士於　保和殿得第一人曰武進劉公諱綸字繩庵其先自大同從鳳陽明初有從信國公湯和下常州者留爲西營劉氏八世至屯田郎中諱光斗從　王師定福建有活氓功閩人歲祠至今又一傳爲保定知府諱履旋保定生福甯知州諱維甯代能其官吏行循最福甯生康熙癸酉舉人諱演者公祖考也郡學生諱機者公考也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公自諸生釋褐授編修以文章學術應期發聞

受
上知遇汔舊於庸末三十年而預參閣務又八年而眞拜文
二年年六十三以甍　詔贈太子太傅與祀賢良祠諡曰
文定公少雋異六歲綴文驚其里師稍長則學爲古文辭不
怵世非單精銳思卓然早成十九補諸生尋爲廩生旣而入
翰林益躋膺自力擢侍講進太常少卿由左右通政太僕卿
三遷至大理卿歷試克盡不懈于位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從　幸木蘭卽獵所奏秋郊大獮哨鹿賦二篇
上嘉其才由是滋欲嚮用公以署兵部侍郎入直　南書
房再遷禮工二部侍郎直軍機處出入帷幄列於近臣流民
越塞耕士默特言者欲盡敺民遷而歸其地
上命公馳視公議緩其期俾民輸作受傭不奪不爭旗民輯

和丁光祿公憂服除補戶部右侍郎兼順天尹故事順天府
公牘治中通判不署名皆冗放自廢公請以錢穀屬治中以
獄訟屬通判先署案而呈尹以可否之　王師西征將發役
車供侍壹切辦治事竟無一人譁於道者充　經筵講官即
其部爲左侍郎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使讞獄於秦比還遷兵
部尚書旋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金太夫
人憂甫除喪　詔以吏部尚書起公仍贊閣務公爬梳抉
剔綜覈名實奏定考試書吏法規條畫然當是時天下皆望
公爲鉅人長德
天子亦習知公忠信可倚用三十六年二月遂拜公文淵閣
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仍管工部事公秉節簡諒不爲聲章洽
於　眷眤觀聽翕服三十八年春公得疾自齦腫達於左

頗猶强起視事

上命公少休遣太醫院判武世倬就第視疾使者存問載道

久之不瘉則益　賜公人葠和劑以進而公病寖劇六月

二十三日薨於阜成門內之　賜第

上方駐蹕熱河聞之悼惜　詔皇十二子臨其喪賻以千

金朝野上下皆頌

天子能知公以恩禮始終而益用公遭會

聖明不克延其年以究厥施者之爲大可悲也公性至孝親

喪三年不御酒肉號而行日踊數十里營高燥以葬旣得卜

則手樹檟表之自書隧碑礱斷惟謹自工部侍郎歸買玉帶

橋宅第數楹迨公薨二十年未嘗益一椽寸甓衣履極垢敝

不改作而盛服以朝曰朝廷有章吾不敢簡也食於厨者數

百指室無儲餘前後典順天試二會試二武會試一其他考
校以十數所籌錄士皆有名發舒於時者甚衆為文章浸淫
六朝而根極漢魏千變萬彩涵於一源於詩獨喜高調即謂
能入唐人門闥未窺前一年自編類為内集十六卷外集八
卷今皆刊行有法度可傳於後公娶許氏縣學生諱仲女
誥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圖南乾隆戊子舉人次躍雲乾
隆丙戌一甲進士翰林院編修署　日講起居注官次召湯
國學生次驥稱早卒女六人長適戊子舉人陳寅餘俱先卒
孫男七人孫女二人公薨之明年圖南等奉柩歸常州將以
其年十月葬公於灘港之　賜塋而先期來請銘始余為
翰林居宣南坊與公鄰巷暇輒走就公語比在軍機處更得
日夕從公後公又嘗以女孫許字余孫為姻婭周旋最久且

習每歲時蒙恩賜賚賜予兩人者蓋無不同而至於有所撰述研練工贍惟余恧然自以為不如公遠甚在直次給札下筆極端謹點畫小不如意必再三潤色合法乃已公器量凝重不見有喜慍出入殿門進止有恒處上前所聞語益以無所遺忘亦未嘗一出諸口也余居海淀與公同賜園一區而中分之常時退朝寂不聞人聲徐覘之則公方飯脫粟已手册几坐器用物略蕭然如布衣諸生時嗚呼公行卓卓大者在人口而以余平日親見公言語動作之微有他人所不及知而余獨知之者然益可以見公之德矣今其葬也不敢以不文辭謹考次公事狀大略以誌其墓而繫之銘曰

巖巖劉宗西漢基慶循施弗彰積世以盛飭躬謙後公克受

之謫珊蘊崇悲爲人師在
帝初元夏然舉首騫其羽儀如鶩交手入紆章綬出拊纓奕
年除歲遷陟於九卿維滌有淵學也伊識維杓有樞政也伊
德遂參近密左右屏毗迴翔六官秉一自持內 朝從容發
揮翰札紀頌 功德典謨與質授几重席鳴珂 禁垣錫
我 龍渥所夕便蕃韍綵台衡百寮是式職分魁柄司空
是職淵淵其衷坦坦其施匪悶匪流用罔不時玉鉉大斗
皇心簡倚詩書康寧宜多受祉胡斯奄忽乘化則還豐德與
言而喬之年有崇者封將作所治猗爍 御碑以風在位
宜爾子孫旣固且安刻銘隧道奕禩不刊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裴文達公神道碑 袁枚

公姓裴名曰修字叔度一字謙士江西新建縣人康熙刑科

給事中思補公之第五子也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宏辭舉順天鄉試四年中進士改庶常八年
天子親試翰林擢公高第驟遷侍讀學士轉詹事府少詹遷兵部侍郎調吏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軍機處行走公貌清豎眉有濃髭顧盼閒精神淵映居恒喜賓客工諧謔援奇語怪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捷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默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里公面奏軍務機宜
天子大悅即　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
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弟某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總兵和龔龍縛畀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為衛撥沙洲五衛麥石添備支

發其剩餘者分散各路塘站平糶之
上嘉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
諸將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邊情上符
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調戶部侍郎署倉場總督攝順天
府尹充丙戌科會試總裁擢禮部尚書調刑部尚書降府尹
尋遷工部尚書年六十二病噎
天子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　詔下二日
而薨　賜諡文達入賢良祠公聰強機警受大任舉重若
輕
天子愛其敏倚若股肱初爲胡中藻事罷官逾月起用再爲
捕蝗事降官逾月復故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統勳先
後奔走前　命未復後　命又至雖侍　內廷領六部

而英傷欵關足迹常半天下二十三年　命在工所訊邳州知州某短發車價事二十四年　命往太倉訊王闓員家主事二十五年　命往蘭州訊縣丞崔琇擅動驛馬事二十九年　命往福建訊總督楊廷璋受陋規事三十七年　命往盛京查旗地事五主鄉試一至湖北兩至江南浙江八勘水利三至河南兩至江南四至直隸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衡文得士心尤善治水常奏治水宜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而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淸則爲患滋甚上游然之所治黃淮泗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濬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爲後法善應變捷若轉圜而立意

矜矜偏於慈惠從盛京歸奏免追八旗生息銀爲司寇時奏
免盜竊者死諸大臣噤齘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
天子鑒其誠雖忤　旨時加嚴訓不逾時　恩禮如初
薨之日公卿士大夫素車塞路外省之河堤老兵烟墩戍卒
皆泣歎有失聲者公本以文學受　知始終與書局相終
始與纂西清古鑑錢錄石渠寶笈熱河志諸書而最後爲四
庫全書館總裁
上以書法近宋臣張即之以　內府張書華嚴經殘本
命公足成之有奏疏詩文若干卷夫人熊氏子女各五人長
子麟官編修早卒次師次行簡次豫次遵慶行簡以予與公
同薦鴻博同舉進士同官翰林同出蔣文恪公門下故將葬
來乞書碑銘曰

升籥鼎鍾器有所務禮樂兵農事各不同裴公恢恢兼總天工智大于身意過其通馳于文圃抗揚雅風行于邊塞笑談兵戎以決庶獄卿月麗空以隮大澤手驅蛟龍奉
帝之命皇皇者華樂
帝之心憂國如家指左識右帖遐安邇衛有臣如斯而
堯舜弗嘉雨露方濃梁木遽壞台曜雖沉巢芒尙在葵之笠之　恩命沃之樹柏樹總剛日卜之公身雖藏公績彌彰丹心史上元石篆勞

資政大夫湖北巡撫盧公神道碑　呂星垣

國家封疆大臣自州縣起者親民深得民最甚其以封疆自任者非爲國家樹久長之計烏能以得民得君越海邦也治海壖先治海甯州尖山江東行海西上壁於尖山勢不敵則

海挾江逆入尖山壩實挑海水南下刷行龕赭山根南岔灘北岔漲海患永息顧跨海築危堤二百餘丈天險極人力絕厥惟中丞盧公成之公撫越越人愛戴有訐訟者公矜惜名節以微行誤訪平反之被劾內大臣汪札爾出按治讞兩月未具窮越民呼吸罷市竟篡奪公出置吳山神廟供餉糗如牆求保留者數萬人走督轅擊鼓公呵不散乃夜逃歸繢繫所

上聞知公無罪狀而懲越民非法成公軍臺八年

上早知公肯以武邑令　召見一日三見命書年庚奏御

故邀大用後辛未年

聖駕南巡幸尖山徘徊觀海水飛揚堅堤橫截空際親讀

御製碑文有曰尖山壩工上屆

先帝宵旰焦勞封疆大吏不數月告成用慰朕心因慨然遐
想念公勞績　召還京授鴻臚卿歷撫秦楚以功名令終
按狀公姓盧氏諱焯字光植一字澹亭籍本山東益都先世
從龍隸奉天鑲黃旂世襲子爵祖崇興江西按察使考承綸
嘉興府知府妣王太夫人公少力學不屑章句隨父任通達
政事以勳裔除武邑令遷亳州知州擢東昌府知府登萊青
道山東糧道南汝光道遷河南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福建浙
江陝西湖北配周夫人葬洪極山高原子五人山蔭工部主
事崧雨浙江南鹽法道次嶠次嵋次峋女六人孫九人公治
武邑火耗向來歸公公歸之民曰令自足矣焉能媚人取之
徭賦並減邑大莊頭把持官民詳治以法獲盜需十數家擒
盜四十餘名萑藪一空散亳州白帽鐵帽黨擒其魁絕州境

私鑄後九門提督嚴讞獨公免議公守東昌適田文鏡總督
山東倘苛猛僚官四出訪犯尤圖各屬皆逢迎爲暴公訊
撫擧立釋田憾之不能動摇郡大水爲疏通運河築護城長
堤勸各賑邮
上遣大臣閱視山東郡獨安田愧服田飭開墾公獨抗爭
陳臬河南平反失出入三百餘案河流屢徙民輒佔佃報灘
搆訟爲定南北岸升灘丈報例閟賦多缺額建寘爲尤較明
季少十五六每灘畝辦賦吏胥緣爲奸公丈定之州郡寘鹽
臬樹旂督臣欲發兵公曰未叛先樹旂仇陷也宜緝緝之果
得兆人杭嘉湖甯紹有浮糧爲核裁他若廣學額免米稅禁
官價絶船票法至百吏心周四民將自陜赴楚籌準喝兩糧
運秦文將山西歸化米由陜運甯公計道遠費鉅輒以陜存

貯米撥運仍採買歸欵咸有大經濟設施不若爲旦夕塗飾而長策奇功尤以尖山壩工爲第一公草受

上知歷次　召見奏對稱　旨予松前後引　見均有　温旨獎公用實撫閩　特賜花翎兩旬內　召見十八次時同大學士鄂公爾泰張公廷玉直隷總督李公衛浙閩總督郝公玉麟同集入直侍宴

上喜顧諸公曰君臣一堂直如家人父子賞賚駢蕃載公圓明園恭紀錄其得君如此自州縣至封疆到官出境吏民塞途婦豎頌歎多私祀公者

上繇此益重公其得民如此而

上聖仁神武於大臣功過絲毫不假貸事白輒原諒追惜眷弗衰公丁卯撫楚適陝藩司亦調楚人　見奏公短發士貢

值遂飭効力巴里坤旋調赴哈密辦糧餉辦蘭州軍需事竣
調回京
上方嚮用公公疾甚乾隆丁亥七月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五
上聞軫惜賞還原官文集政績諸書及前後賜件公之感激
涕零没齒不忘以策其子孫也有以夫公有觀聿錄牧亳政
略秉臬中州錄撫閩略撫浙略及公子崧所製行狀崧觀察
杭州請星垣綜覈據實爲公神道碑

通議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馮君

神道碑　　汪中

君諱廷丞字均弼其先思公高之後食采馮城因而命氏世
遠失其譜系明成化中壽光馮盛以軍隸振武衛遂家代州
五傳至明期領鄉薦其族始顯　皇朝曰如京廣東布政使

司左布政使子曰雲驌禮科給事中爲君高祖曰璽南甯府同知爲君曾祖曰光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爲君祖曰祁翰林院編修爲君父馮氏以文學起家至君凡十一世立朝涖官咸有名績家法謹嚴爲北方所重君既冠舉於鄉乾隆二十一年由廕生授光祿寺署正君儀觀溫雅進次必於禮法嘗引見

上望其舉止喜曰是舊家子弟丁父憂去官君自以有祿於朝乃盡以遺產與諸弟而任其喪葬之事服闋補故官官閒少事因得肆意於學與大興朱學士筠及其弟侍郎珪嘉定錢少詹事大昕青浦王副憲昶歙程編修晉芳桐鄉汪舍人孟鋗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蘊藉有根柢其後諸人仕宦或顯或不顯天下稱仁德焉君多識史事尤精於地理自

禹貢以下川瀆異同都邑沿革口講手畫昭然如覩丹黃累
帙老而益勤然不喜著書自娛而已趍監通州本裕倉有善
政旣受代吏人往來京師更十餘年參謁惟謹遷大理寺寺
丞故事大理於三法司主平反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與其
職君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刑部諸司皆怒而大學士
劉文正公總理刑部尚書獨心善焉踰年遷刑部廣西司員
外郎旣謁文正文正傾心禮遇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踰年遷
廣東司郎中君公廉不受請託然用法持平多所矜恕是時
文正方得政所奏請無不當故君得行其志其後君由江西
按察使入　覲大學士于文襄公問君在刑部治狀君曰夫
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
言告諸司官以爲法出爲浙江衢紹台兵備道兼海關監督

歲造戰船采木於屬縣吏因以為利君閱實其木書之於策以次伐之吏無所容手湖犯蕭山君急裝立塘上曰水至則死於此督吏民修防更三晝夜塘得不壞歲入有餘則以舉其地之公事次則施諸三族之貧者通人名德禮接如不及故交遊士咸得其欲而君被服如儒者不聽音樂終身無妾媵遷官之日至無以治裝調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承黃教亂後撫治雕敝務安靜不苛擾柵城三千七百丈以為外衛數巡歷縣供頓餽遺無所受嘗一夕卻金如意七列城歎服有吏職造船胞沒番銀二萬吏之子為諸生其年當選拔貢生吏請無受直而貢其子卒不許遷江西按察使江西當江湖嶺嶠之湊地險而民獷是以多盜君廣設鉤距得其主名將竟其事會王錫侯字貫獄起君坐失察革職

發北路軍臺効力贖罪尋發江南以同知用尋署常州徐州
淮安三府及蘇松常鎮太糧儲河庫鹽巡松太兵備四道率
不數月代去當日旁皇無所得食而當官則清操彌厲同官
或叩其所入輒權詞答之終不以其守毖人盡心民事尤急
貧弱雖一日必舉其職時人以君好施而無所取清而不刻
篤學勤政未嘗近名謂之三反當君管河庫日大學士誠謀
英勇阿公以閱河至見君深相器重使開歸河集引河刻期
而竣比還　朝陳君忠實可任且言其淹恤由是補江南鹽
道踰月遷湖北按察使荊門州知州某為民所毆以抗糧鬨
君馳往撫定其衆究其致衅始末乃坐倡首者而貸其餘入
施南民以爭地相仇殺君履行萬山中親定其界為瘴氣所
中重以飢勞舊疾遂作旣歸猶冒暑聽斷不少止踰秋浸劇

請解官治疾甫報允而卒是爲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春
秋五十有七貧不能具含殮妻子歸無所居寄食京師士大
夫知與不知莫不痛惜君長於撫御短於擊斷故與同官多
不相得而恒得民心嘗慕古爭臣守節死義昌言天下事遇
事激發引爲已任然久宦京朝隨牒平遷未有言責其後五
任司道上不能專制下不能親其民清勤自力無所表樹經
世之學體國之忠生不竟其施沒不傳於後世其可哀也已
君娶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塘周玉章女　誥封淑人子成
候補八品小京官女適翰林院編修曹錫齡成以君卒之次
年十一月乙丑葬君於代州之煙墅村禮也中自依有道迨
茲一紀始則踠局投懷實蒙忘分既而繾綣從公共涉夷險
凡所披陳無不蕭豁嘗悲朝露有期將使老母弱女累君高

義而一辭血道遐至撫循遂以寢疾僚生哀逝舊德天道人
事其何可量銘曰
邈矣公高光我文昭畢分晉國馮坐秦朝允矣東陽其延十
世良德和龍亦雄四裔代州之顯當明末造綱祀二百自他
有耀君生而貴亦與憂俱保世守官尺寸不踰高柴用刑刖
人感惠汲孺閉閤淮陽稱治君雖獨吏澤不及民盛德在抱
萬物知春在邦在家曰有鐵鑑何以飭之臣心如水朝酬夜
歌彼維何人乃逝高位以康其身此焉小心履氷集木臨篇
尺書倉皇詔獄牽復有時交推莫訴如彼敬逼坎坷末路一
材一藝百年千里聞名網風栽矜戩薔生館死殯其歸如林
外無德色內無欲心年裁中壽家亦屢空完然自變君子之
躬百世有歸清風不墜我無愧辭人惟隕淚

卓行碑

彭紹升

金匱梅里黃氏年十九歸里人吳德星之子希言德星性疏曠不治生黃倚姑以績織爲活三年生一子越三月希言死而子亦殤姑以哭子及孫相繼殤當是時黃年方二十二德星累遭喪益困益自放不顧家黃旣治斂畢仰天哭曰嗚呼吳氏之祀斬矣雖然翁在可爲也則盡屏賣嫁時簪珥衣被買妾進之妾入門有身甫五月而翁又死黃治斂畢復仰天哭曰嗚呼天尙憫予志願以男畀吳氏彌月妾生子男也黃大喜告於翁主名之曰鑄居三月妾委兒以去黃自兒殤後乳絕道已二年矣日抱鑄於懷帕以槀嗁則以乳就之亡何而道忽生黃復大喜曰今知天之不絕吳氏也終乳之鑄年七歲將入學或以無錢難之黃曰屋可賣也人不讀書豚犬

耳鑄學五年賣屋五間錢易者吳氏之戚也館鑄於家資之學旣冠通文理爲童子師黃乃以乾隆三十四年買地陽山之西葬其舅姑及夫之喪旋爲鑄納婦而黃年垂五十矣易之族子俊遐爲黃立傳于讀之歛容歎曰嗚呼黃氏一女子耳使吳氏之嗣旣絕而復延使鑄也瀕死而不死於翁爲忠臣爲孝子於希言爲貞婦於鑄爲慈母出孤力冒九死肩五倫完獨志冊書所傳覩記所及如斯人者豈不卓哉於是揭而文之碑銘曰

山可夷海可竭純厥志兮不可奪矸曰程嬰此其匹

湖海文傳卷四十八